



生活记录

早市里的烟火气

史春培

清晨，整个城市似乎还未完全苏醒，早市的喧嚣，就带着它特有的音调，给寂静划了道口子，接踵而至的声响就奔涌开来，唤醒了新的一天。

早市里人群熙攘的热闹场面，五花八门的新鲜货品、此起彼伏的欢声叫卖、讨价还价的市井氛围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让人感受到烟火生活里最为淳朴厚重的本真。尤其站在那些与土地相连，跟日子相辅的农产品面前，刹那间就被素朴的简单与宁静的怡然紧紧围拢，心灵的根系恍若寻到了梦寐的土壤，安稳且踏实。

逛早市的人群中以自在悠闲的年老者居多，偶尔遇到个年轻人也是行色匆匆，他们健壮的腿脚迈着宽阔的步伐，直奔目标所在，手里拎着的大多是油条、豆浆、包子之类的早餐。不似老年人走走停停，左看一下、右瞧一眼地比较掂量、精挑细选、讨价还价之后，再给那些青菜果蔬以着落。

夏日的早市，瓜菜果蔬总是独占鳌头。这些来自农家小院的绿色产品有的伸展臂地堆叠在一起，有的用马尾草、细绳，或者布条捆绑着放在一处，形状不一、大小各异，却各有各的明媚、各显各的神采，给马路两侧点染成一幅流动的图画。韭菜割口的绿汁含着晶莹的渴望；生菜叶上滚动的露水映着美好的梦想；黄瓜身上的鲜刺透

着良善的锋芒；马铃薯上的泥土带着质朴的气息。它们素面朝天的样子很容易让人想到与淳朴、自然、实在相关的词汇。世间万物往往如此，未经雕琢和打磨的东西才葆有形态的本色、味道的本真，也更容易触碰到人心底的柔软。

装水的容器里，鱼儿游得欢实，闹得鲜活。小贩一边吆喝一边用水舀子往鱼身上淋水，鱼儿甩开尾巴水珠四溅，迸落在小贩含笑的眉眼间，那细小的水珠迎着晨曦闪着熠熠的光，跟崭新的日子一样鲜亮。

早餐摊位的煎饼铺前香气诱人、包子笼上热气缭绕、油锅里麻叶翻滚、豆浆机打着响鼾……摊主们自顾忙着手里的活计，并不高声叫卖，却始终围拢着一拨又一拨人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早市上的人越来越少，各种声音夹杂在一起的喧嚣也越来越小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早市，往往能买到便宜货。小商小贩们忙活了一早上，急着回家，也就贱卖了。逛早市的人手里拎着自己需要的东西，迈着形态各异的步伐走向家里，看着都那么富足。

早市里聚拢着柴米油盐的交响，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味道，它普通而又寻常的存在，温润了我们的生活。

斌礼绘

独步古今

「玉兔」月球研学游

乔忠延

我跟踪中华探月工程时，思绪不知不觉就飞回到神话里。嫦娥和玉兔久久相处，善解人意的玉兔已成为嫦娥的得力助手。前番降落月球，“嫦娥三号”携带的是“玉兔一号”，这次肯定不会冷落玉兔。只见“嫦娥四号”稳稳落地，“玉兔二号”就要走出她温暖的怀抱。倘若把“玉兔一号”视为哥哥，那“玉兔二号”就是弟弟，我们不妨称之为玉兔弟弟。

其实，这次嫦娥带上月球的何止是玉兔弟弟，那座“泰山”不也是她带上去的吗？科学发明的前沿就是这样的规则，谁占据先机，谁就会拥有一个永恒的名字。“嫦娥四号”降落的那个撞击坑不是叫冯·卡门吗？冯·卡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，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，被誉为“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”。因此，他的名字才能和这个年龄大约为36亿年的撞击坑结缘。这次“嫦娥四号”带上月球的还有几个美名，着陆点名为天河基地。周边的环形坑分别名为：织女、河鼓和天津。天河，就是神话里王母娘娘金簪划出的那道河流，国人也称为银河。织女、河鼓和天津都是二十八星宿中的星官。据说，河鼓也称牛郎，如此一来因为嫦娥携带的福分，织女与牛郎再不用分割两岸，随时可以入约黄昏后，倾诉往昔的离愁。

我们才聊了几句话，玉兔弟弟已经缓缓滑行到月面。“玉兔二号”的准确名字是月球车。荀子曾说：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”“龟兔赛跑”的故事中，我觉得乌龟那种行走就像是跬步。玉兔吸取教训，吸取乌龟不急不缓的行走方式，开始了月球移动探测。从2019年1月3日起步，走呀，走呀，走到2022年7月5日，走过了1239.88

米。至少可以说是，积跬步至千米了。再走下去，未必不会至千里，至万里。

行走可不是单纯在月球上溜腿脚，是在进行研学游。行走的过程是游览，是学习，还是研究。而且，玉兔弟弟虚怀若谷，甚觉自己学识有限，未必能了解月球的真谛，落月行走便忙着拍摄传输照片。玉兔弟弟忙碌时，嫦娥小妹没有闲着，忙着拍摄月背全景图。待嫦娥小妹忙完，玉兔弟弟随即向她靠拢，互相拍摄，将他们在月背上的风姿记录下来，亮相人寰。

玉兔弟弟要在月球生存必须适应月球的冷暖，尤其是零下190摄氏度的寒夜。躲避的方式是“休眠”，保护自身各种仪器，千万不要被冻坏。这“休眠”不同于地球上黑夜睡觉，天亮就能起床。一次“休眠”要经历漫长的14天，好在“玉兔二号”真是善解人意，每次都按时“休眠”，按时醒来。

醒来以后，便悉心研学。你看它前天发现了奇石，令科学家惊叹这可能是天外飞来的陨石，代表宇宙天体对月球的问候；昨天去游览“泰山”，遥望峰峦发出“荡胸生层云”的感慨；今天观潭，面对干涸的深坑，惋叹沧桑巨变。而且，你必须明白，玉兔弟弟的每一步行走都不是坦途，不能说是披荆斩棘，也是步履维艰。月面上凹凸不平，还有深深浅浅的撞击坑，甚至犬牙交错；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块，甚至重重叠叠。这种游学不是对意志的历练，也是对自身素质的检验。好在有地面驾驶员的操控，总能在坎坷中走向平坦。然而，驾驶员居然撒手了，让玉兔小弟自驾行走。玉兔毫不胆怯，绕过深坑，避让石头，走得轻车熟路。

在遥远的月球上，“玉兔二号”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往无前。

太原印象

龙潭公园南门入口处，由此踏入步道前行，在标识900米处，一片新天地映入眼帘：你在不经意间已踏入荷花胜境。位于龙潭湖的东北一隅，静静的水湾处密密匝匝开满了荷花，水域面积大概上千平方米吧。

前些日子，恰逢一个细雨蒙蒙，远处彩虹掠过的时刻，骤见湖边此景，真是别有一番情趣：在绿水扬波清风徐来的湖面，满目白里透红、白红相间的水中仙子簇簇拥拥地群芳尽绽。

随着时令的推移，当下荷正进入盛花期。闻香而来的蜂蝶，嗡嗡低吟的昆虫，那些小小的生命在花丛间飞舞着，穿行着，使得幽静的荷花池顿时充满了生机。闻讯前来采风的人们，沿着荷花湖湾架起了他们的“长焦距”“高像素”，对准那些怒放着的，含苞欲放的还有那些奋力向上的荷花……尽兴地发挥着他们的艺术创作才能。

一阵微风轻轻掠过湖面，荷花的香气悠悠地弥漫开来，似有似无，犹如沾浸着雨露的草气，又像是清晨淡淡的水汽，给人一种优雅和舒适的感受。

龙潭公园观荷
武玉全



潘泉 摄

连载



33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不成一流的事。你看他，最初办副刊，请的是吴宓，吴是清华的教授，哈佛的硕士，学的就是文学。杨振声呢，哥伦比亚的博士，又是新文学作家。再就是，张季鸾是陕西人，吴宓也是陕西人。张季鸾这个陕西人，

只能说老家在陕西，他是在山东邹平出生的，跟杨振声也有乡土的交情。那个时候的人，做事讲究交情，老乡是最看重的交情。因了这两个原因，我敢说张季鸾只会是请杨振声编《文艺副刊》，而杨振声将这份差事，委托给了沈从文。张季鸾不知道沈从文的本事，杨振声还是知道的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是一个报纸副刊大放光华的时期。沈从文就是在徐志摩编的《晨报副刊》上起家的，他自然知道《大公报》的分量，杨振声嘱托的分量，更知道这个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分量。

一接手，马上就组织稿件。向名家拉稿就不用说了，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想了个奇招，就是让林徽因给他的这个副刊，写一篇《发刊辞》以光大门面。

我在网上最初看到这个事情，还将信将疑，觉得以沈从文办事的谨慎，不会有这样大的手笔吧。于是我让一个如今在大学教书的朋友，给我找一下这张报纸。这个朋友就是武汉大学的陈建军，他做这样的事，简直不是个事儿，一时间就发来了。我一看，还真是。只是没有叫《发刊辞》，也没有放在第一篇的位置。题目叫《惟其是脆弱》，放在第二篇的位置，可是看看全篇的编排，看看文章的内容，还得承认沈从文的心机。真也难为他了。

刊头是四个清秀的行楷字，竖排。那个“刊”字最是俏皮，两个并列的“干”字下面一个“木”字，不是书法好又有学问的人，写不出这么通训诂又见品位的毛笔字。

随笔